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詔令卷十五

宋 樓昉 編

東漢三

章帝五十四

趙憙太傅牟融太尉詔永平十八年十月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録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詔報張酺見本傳即位數月後

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

詔覈實受禀建初元年正月

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廪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禀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詔順時令理寃獄正月

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

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地震舉賢良詔二月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灾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

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閲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報東平王蒼書見本傳地震在三月則此報書疑當在三四月間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灾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内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維嘉謀以次奉行兾蒙福應彰報至德

貶阜陵王詔 傳云建初中本紀在元年十一月

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司周之管蔡漢之淮南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為王受愆羣下莫不惑焉令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内潰自子舫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於理令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誡哉

糾嫁娶非法者詔 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

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明德馬皇后辭封爵諸舅詔 二年夏見皇后本紀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

其時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横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隂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緑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逺矣故

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兾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明德馬皇后報皇帝 二年夏見皇后本紀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切責竇憲 當附建初二年 未見竇憲傳

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詔論五經同異（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

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蓺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賜東平王蒼琅琊王京書 三年東平王傅

中大夫奉使親問動靜嘉之何巳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𩔖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若言至戒望之如渴

封三舅太后報皇帝四年馬皇后紀

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令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

日食舉直言詔 五年二月庚辰

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

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禱雨詔 甲申

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惔如焚凶年無時而為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忉忉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灾咎輒有開匱反風之應令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寃獄録輕繫禱五獄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

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詔糾獄吏迫脅無辜 三月

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求賢詔 五月

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

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勿名詔六年冬見東平王蒼傳

禮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

廢太子慶詔建初元年見清河孝王傳本紀在七年六月甲寅

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

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乎令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令以肇為皇太子

詔賜公卿助祭錢七年八月

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

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愼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令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東平王蒼辭歸國賜手詔八月見本傳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禁行幸勞擾詔九月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岐山獻銅器白鹿詔 十月

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來哉

東平憲王蒼賜策 八年三月 見本傳

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傳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

八年十二月詔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留馬光京師詔建初八年見馬防傳

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愆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

賜流民公田詔元和元年二月

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灾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詔禁考掠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

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改元詔 八月

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諭抵罪於下寇賊爭心不息邊野邑屋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

詔除禁錮十二月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没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詔賜鄭均毛義穀元年見均傳

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

善貞固黄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罷嚴宣歷學詔元年見律歷志

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

胎養令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詔用安靜之吏正月

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

之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陽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勑二千石各尚寛明而令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徳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改用四分歷詔 二月甲寅 律歷志

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璇璣鈐曰述尭世放唐文帝命驗曰順尭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間者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灾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

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廵狩至岱宗祡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歴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歴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歴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

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以明予祖之遺功

議增修羣祀二月甲寅

令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增修羣祀以祈豐年

賜三老孝弟力田帛

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

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巡狩赦天下詔

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胤東后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領之西冒耏之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絶駿奔郊畤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祇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

燿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槀

鸞鳳見賜爵詔五月

乃者鳳皇黄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羊酒

禁十一月以後報囚七月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還北單于生口詔 元和二年冬 南匈奴傳

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墝埆之人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

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勑度遼及領中郎將龎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興禮樂詔見曹褒傳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璇璣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

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

詔齊相賜江革粟詔見江革傳元和中

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詔報袁安元和二年見袁安傳

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

稟給孤幼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

律

以肥田賦貧民詔二月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祡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

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勅御史司空二月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又興禮樂詔元和三年見曹褒傳

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

霄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於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克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

詔報朱暉傳云元和中暉當附三年末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敕出朱暉等同前

國家樂聞駮議黄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改章和元年詔七月

朕聞明君之德啟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於海表威霆行乎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皇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絶朕夙夜祇畏上天無以彰於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

收下博侯晃及母太姬璽綬削利侯剛戶封詔

章和元年七月
見齊武王縯傳

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宗尊為小君宮衛周備出有輜軿之飾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於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於法理以墮宗緒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

復阜陵王爵詔

章和元年九月
見阜陵王延傳

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幷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詔令卷十六至二十三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唐燦

兩漢詔令卷十六

宋 樓昉 編

東漢四

和帝三十

皇太后詔章和二年三月

先帝以明聖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靜庶事咸寧令皇帝以幼年煢煢在疚朕且佐助聽政外有大國賢

王並為藩屏內有公卿大夫統理本朝恭已受成夫何憂哉然守文之際必有內輔以參聽斷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親受遺詔當以舊典輔斯職焉憲固執謙讓節不可奪今供養兩宮宿衛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復勞以政事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海內歸仁為羣賢首先帝褒表欲以崇化今彪聰明康彊可謂老成黃耉矣其以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朕庶幾得專心內位

於戲羣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職愛養元元綏以中和稱朕意焉

罷鹽鐵詔 四月

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煑

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

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策韋彪二年夏見彪傳

彪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

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

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

匈奴平薦功祖廟詔永元元年閏七月

匈奴背叛為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

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

封竇憲等詔二年竇憲傳

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戸篤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戸

北狄西域降附賜錢帛詔三年十月

北狄破滅名王仍降西域諸國納質內附豈非祖宗迪

哲重光之鴻烈歎寤寐歎息想望舊京其賜所過二千石長吏已下及三老官屬錢帛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封班超詔三年十月見班超傳

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

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於窴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詔求曹相國後 三年十一月

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

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

勑實貧民戶口人數五年二月

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為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勑欲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選舉詔 三月

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分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别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曽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勑張蕃五年見張酺傳

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絜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傴僂勿露所勑

報梁王暢詔永元五年中見梁王暢傳

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於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

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强食自愛

舉賢良詔六年三月

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隂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饑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寛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

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

選郎官任典城者七年四月

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謫見於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寛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有司詳選郎官寛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

灾異求助詔八年九月

蝗蟲之異殆不虚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

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憂釁昔楚莊無灾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灾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獨思惟致灾興蝗之咎

手詔勿議降黜太后九年見竇皇后紀

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

追封梁竦制 九年十月 見梁竦傳

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侯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疏導溝渠詔 十年三月

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為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縁妄發以為煩擾將顯行其罰

褒劉愷詔 十年見劉愷傳

故君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

禁踰侈詔 十一年七月

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貸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詔擇良吏 十二年二月

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

司務擇良吏令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令民半入田租十三年正月

荆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為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浹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稾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緣邊歲舉孝廉詔十三年十一月

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班刻漏四十八箭詔十四年十一月見律歷志

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

稟給流民詔 十五年閏正月

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强

詔報張禹十五年見張禹傳

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

免王俟就國詔十五年見清河王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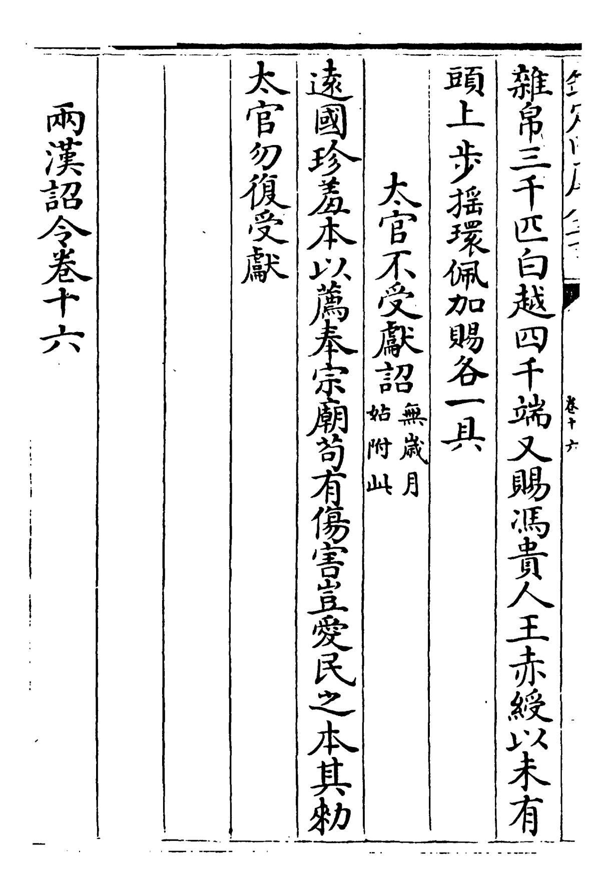
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

察哥吏詔十六年七月

令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

太后策周馮貴人見鄧太后紀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



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頭上步揺環佩加賜各一具

太官不受獻詔 無歲月姑附此

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太官勿復受獻

兩漢詔令卷十六

兩漢詔令卷十七

宋 樓昉 編

東漢五

殤帝四

皇太后詔延平元年五月

皇帝幼冲承統鴻業朕且權佐助聽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濟深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罰在後將稽中和廣

施慶惠與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為平民

減服御詔 延平元年六月

自夏以來陰雨過節煖氣不效將有厥咎寤寐憂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間然今新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損服庶有補焉其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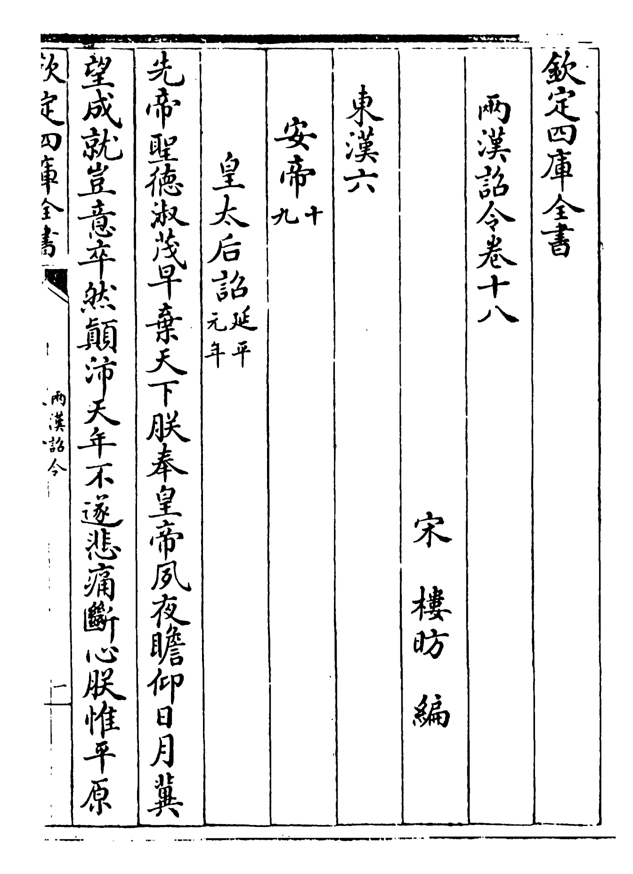
出掖庭宮人詔

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内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於今八十餘年宫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没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為庶民以抒幽隔鬱滞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勑司隸校尉部刺史覈實水災七月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

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虚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芻稾



兩漢詔令卷十八

宋 樓昉 編

東漢六

安帝 十九

皇太后詔 延平元年

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朕惟平原

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唯長安侯祜質
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
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祜禮昆弟之子猶
已子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其以祜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

立皇帝策

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祜孝和
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

孝章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頼之皇帝其勉之哉

檢勅外戚賓客詔無年月必是臨朝初見和憙鄧皇后紀

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謥詷至有濁亂奉公為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

舉明習陰陽災異者永初二年七月

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璇璣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閒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

承天誡

令王主官屬通得外補九月

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以王石為郎中詔二年見王渙傳

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右扶風尹翁歸

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黄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恵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

詔公卿勿以灾異自貶三年三月

朕以幼冲奉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饑荒更相噉食永懐悼歎若墜淵水咎在朕躬非

羣司之責而過自貶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務思變復以助不逮

詔舉有道術達於政化之士 五年閏二月

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能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灾異蜂起寇賊縱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

濟斯艱虎承天誡哉蓋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

聖制所先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

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

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

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詔封二十八將詔六年見馮異傳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絶善善及子孫古之典

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横被四表昭假上下

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絶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别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兹遺功焉

禁非時供薦新味 七年正月見和憙鄧太后傳

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强孰或穿掘萌牙味無

所至而天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旱蝗詔安輯黎元元初二年五月

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灾異不息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今羣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又無舉正天灾至重欺罔臯大令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救灾眚安輯黎元

霖雨傷稼詔四年七月

令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麋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中制度科品 五年七月

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絶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恤貧弱詔 六年三月

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絶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詔河南尹豹等 六年見和憙鄧太后紀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賜樂成王萇詔建光元年四月見樂成王黨傳

萇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

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娶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己凶暴衍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其貶蒖爵為臨湖侯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

詔高句驪高句驪傳云建光元年高句驪率馬韓濊貊圍玄菟夫餘王遣子與州郡并力破之與本紀合但傳云明年乃下詔而建光無二年當載於延光元年

遂成等桀逆無狀當軒斷葅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

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鬬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舉刺史二千石令長詔 延光元年八月

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已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勑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刺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

勿取浮華

廢太子保詔羣臣三年九月見來歷傳

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而内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

兩漢詔令卷十八

兩漢詔令卷十九

宋 樓昉 編

東漢七

順帝十九

封孫程等詔見孫程傳延光四年十一月丁巳孫程等迎濟陰王即位戊午閻顯兄弟下獄誅此詔即此日下也

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

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户康為華谷侯國為鄺侯各九千户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户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盧侯李建為復陽侯各

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

大赦天下詔 永建元年正月

先帝聖德享祚未永早棄鴻烈姦慝緣閒人庶怨讟上干和氣疫癘為災朕奉承大業未能寧濟葢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蕩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

追策宋漢 元年見宋弘傳

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懐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録乃勲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克而終朝廷愍悼怛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

祠楊震策 見楊震傳

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灾青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

增東海王臻食邑詔二年見東海王彊傳

東海王臻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

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

又赦天下詔四年正月

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疢如疾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其赦天下從甲寅赦令已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已來還贖其

閭顯江京等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務崇寬和敬順時令遵典去苛以稱朕意

封還大珠詔五月

海内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六年十一月

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

有存幷濟亡不絕者君無用心息怖恩澤不宣是美損

上下書稱安民則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稾

禱雨詔陽嘉元年二月

政失厥和陰陽隔幷冬鮮宿雪春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不禜深恐在所慢違如在之義今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海滎陽河洛盡心祈焉

舉孝廉限年詔十一月

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

賤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顔淵子奇不拘年齒

簡核刺史二千石詔 閏十二月

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灾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地震求直言詔 二年五月

朕以不德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灾眚屢

是名從何至夫重之以寡發自京師邪邪福畏天矣所表

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不逮奉答戒異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徵楊倫詣廷尉 二年見楊倫傳

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

赦天下詔 三年五月

昔我太宗丕顯之德假于上下儉以恤民政致康乂朕

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譴怒大變仍見春夏連旱寇賊彌縶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與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

策周舉 三年見周舉傳

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頃年以來旱灾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

日食詔上封事永和元年正月

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為重今日變方遠地摇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

詔問災異永和元年見周舉傳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公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變動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顯謚列於

昭穆

褒張綱詔 按本紀漢安元年末書廣陵賊張嬰等詣張綱降傳云綱在郡一年卒則此詔當在漢安二年

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案行地震諸郡 建康元年正月

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内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

兩漢詔令卷二十

宋 樓昉 編

東漢八

質帝 五

閔雨寛恤詔 永嘉元年五月 梁太后臨朝

朕以不德託毋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故得禱祈明祀冀蒙潤澤前雖得雨

而宿麥頗傷比日陰雲還復開霽寤寐永歎重懷慘結將二千石令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為乎其令中郎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須立秋郡國有名山大澤能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絜齋請禱竭誠盡禮又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支骸不斂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

定三陵序次詔 五月

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
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
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
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
親秩為萬世法

寬案驗徵罪詔本初元年正月

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
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

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絶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灾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勑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寛

賑濟廣陵九江郡詔二月

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為之況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乏戹掩骼埋胔之時其

調比郡見穀出禀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稱朕意

詔子弟就學月一饗會三年見儒林傳序

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

兩漢詔令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二十一

宋 樓昉 編

東漢九

桓帝十六

嚴選舉詔本初元年七月

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

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贓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絶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覬厥後

減作陵者刑咎月數建和元年四月

比起陵塋彌歷時歲力役既廣徒隸尤勤頃雨澤不沾密雲復散儻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咎六月

太后增封濟北王次詔 濟北王傳

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慟焦毁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增次封五千户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

日食寛恤詔 三年五月

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

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間者日食毀缺陽光晦暗朕祗懼潛思匪遑啓處傳不云乎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免爲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于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唯沒入者不從此令

葬朽骨詔三年十一月

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疢如疾首令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稟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追襃周舉詔三年見周舉傳

告光禄勲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式閭以光賢哲故公叔見誄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故光禄大夫周舉性侔夷魚忠踰隨管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闈有密靜之風予録乃勲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為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太后歸政詔和平元年春

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間以來加以浮腫逆害飲食浸以沈困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自忖度日夜虛劣不能復與羣公卿士共相終竟爰立聖嗣恨不久育養見其終始令以皇帝將軍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

改元和平詔是年正月已丑

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永惟太宗之重深思嗣續之福詢謀台輔稽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統業天人協和

萬國咸寧元服已加將即委付而四方盜竊頗有未靜故假延臨政以須安謐幸賴股肱禦侮之助殘醜消蕩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邇洽同遠覽復子明辟之義近慕先姑歸授之法及今令辰皇帝稱制羣公卿士虔恭爾位戮力一意勉同斷金展也大成則所望矣

申明輿服制度永興二年二月

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勑已修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

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禁郡國賣酒詔九月

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蝗螽蕼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飢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飢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寳其禁郡縣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封單超等詔延熹二年八月

梁冀姦暴濁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早茂冀心懷忌畏

私行殺毒永樂太后尊親莫二冀又遏絕禁還京師使朕離母子之愛隔顧復之恩禍害深大罪釁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勳等激憤建策内外協同漏刻之閒桀逆梟夷斯誠社稷之祐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勳其封超等五人為縣侯勳等七人為亭侯

遣居車兒還單于詔延熹元年南匈奴傳

春秋大居正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

策馮緄五年見馮緄傳

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走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衆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將

軍其勉之

詔旱灾郡勿收租九年正月

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灾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灾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

陳蕃太傅詔永康元年見陳蕃傳

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太尉陳

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録尚書事

封陳蕃詔 同前

蓋襃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歎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在内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愕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戸

兩漢詔令卷二十一

兩漢詔令卷二十二

宋 樓昉 編

東漢十

靈帝二

詔問蔡邕災異光和元年七月蔡邕傳

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群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奥

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
諱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

追策楊賜按本紀中平二年十月書楊賜薨而本傳賜策在九月既云追策不當反在薨前當以傳為正

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
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
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
五登袞職弭難乂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勳哲人其萎將

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

兩漢詔令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兩漢詔令卷二十三

宋　樓昉　編

東漢十一

獻帝四

原輕繫詔初平四年夏見董卓傳本紀在六月

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

儒生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初平四年九月

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人絶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報有司請建長秋詔興平元年何皇后紀

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以光故典皇母前甍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三歲之感蓋不言吉且

須其後

廢伏皇后策 建安十九年伏后紀

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兹既無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己之福而陰懷妒害苞藏禍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退避中宫遷于它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為幸多焉

兩漢詔令卷二十三

東漢詔令後序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緒君子譏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汙隆則一代之號令文章亦與之為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白峻絜而所謂灝噩云者視渾渾之風則已漓矣然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諷味不忍釋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雍含咀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傳中録取

詔令攷其歲月以類相從裒為一編因循未果而吳郡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述也然東都二百年閒王言帝制雖之西京渾厚之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以見心事之磊落焉敕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有以見機神之英悟焉頭鬚爲白之言平定安輯之訓與夫責劉尚以斬將弔人之義有以見不得已之心焉驚河西感市掾不待識者而占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逮前烈然永平即位之詔有曰萬乘至重而

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畏忌忠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酬荅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闥權歸宦竪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之遺風焉是未可槩以為華不副實而併棄之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即其心兩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録耶嗚呼是又未深攷者爾武帝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為報書輒名司馬相如視草天

水多文學掾光武有所辭荅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士相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由此觀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倣林君前書之體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刋削之毋以河汾譏我嘉定十有五年歲次壬午二月朔甬東樓昉自序

光曩侍迂齋樓先生誨席一日讀五代史先生笑謂光曰歐公作之命徐無黨註之徐六一門人也嗚呼先生之志遠矣先生生死文字間茂製滿家少須奮蕞次第流傳惟東漢詔令成書已久手所勘訂當在他書先亟求鋟梓俾與西漢詔令駢行以續成一代典章嗚呼先生又豈以此書為身後名哉紹定戊子中秋日壻范光識